

误作萨都刺佚诗的陈孚诗

段海蓉

载于《文献》2003年第3期的《萨都刺佚作考》一文,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又辑得萨都刺诗歌29首,但其中从《诗渊》中辑出的5首诗:《凤凰山》(七律)、《平江》(七律)、《京口》(七律)、《金山寺》(七律)和《黄楼》(七古)实际是陈孚的作品。今考述如下。

陈孚(1259-1309)字刚中,号笏斋,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宋元易代之际,曾隐于释,但元世祖至元中,又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上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入为翰林编修,至元三十年(1293)以礼部郎中随梁曾使安南,还除翰林待制。后因其身为南人而“尚气”,遭廷臣猜忌,出为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再迁治中衢州,任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有善政,以疾归,卒,追谥文惠。有《观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各一卷,合署为《陈刚中诗集》。今据该集(明天顺四年沈琮刻本)录这五首诗如下,并注出异文:

凤凰山(萨诗作“故宫为梵刹”)

浮屠百尺耸亭亭,落日鸦啼野蔓青。故国尽销熊(萨诗作“龙”)虎气,荒山空带凤凰形。金根辇路迎禅驾,玉树歌台语梵铃。惟有钱塘江上月,年年随雁过寒汀。

平江(萨诗作“登姑苏西楼”)

沧浪亭下望姑苏,千尺飞桥(萨诗作“楼”)接太湖。故里空传吴稻蟹,寒祠犹记晋莼鲈(萨诗作“留莼驴”)。芙蓉夜月开天镜,杨柳春风拥画图。为问馆娃歌舞处(萨诗作“地”),莺花还似昔年无。

京口(萨诗作“登多景楼”)

昔日巍楼(萨诗作“昔人朱楼”)倚北门,朱阑空锁苍(萨诗作“绿”)苔痕。金山风起水声急,铁瓮雨来云气昏。仙杖(萨诗作“枝”)无灵花已槁,霸(萨诗作“伯”)图有恨石犹存。渔舟只在沧浪(萨诗作“波”)上,一笛夕阳愁客魂。

金山寺

万顷天光俯可吞,壶中别有小乾坤。云移塔影横江口,潮送钟声过海门。僧榻夜随蛟室涌,佛灯秋隔蜃楼昏。年年只有中冷水,不受人间一点尘(萨诗作“半点浑”)。

长河如带彭城东,乱石蹴(萨诗作“蹙”)起百步洪。昔年民歌山鞠藭,孤城汇为河伯宫。城上闪闪(萨诗作“土门门”)鲸鬣红,雪堂先生人中龙。惊湍偃受丸泥封,手援(萨诗作“接”)赤子鱼腹中。黄楼千尺雉堞雄,巍梁(萨诗作“危阑”)画栋光眈眈。吹笙伐鼓撞歌钟,先生铿然一枝筇。麾斥八极绫星虹,酒酣叱(萨诗作“以”)起楚重瞳,为我拔剑舞西风。卯君作赋声摩空,至令读者毛发松。百年事往犹飞鸿,我独流涕将何从。孤角一声(“孤舟一叶”)烟濛濛,又送落日沉西峰。

首先,这五首诗在《陈刚中诗集》的明天顺四年沈琮刻本、有清黄丕烈跋文的明抄本^①和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本中均存于卷一《观光稿》,而且在各本诗集中的排序也一致。据明抄本集前序,此集为“浙江布政司参议顺德赵君□按部之暇,询及其家而得是编,惧其久而湮没,归于参议左君幕长艾君叶谋捐资锓梓(疑为“梓”)以行”。该序是钱塘皇甫暉作于“洪武壬午秋九月廿有三日”,可见明抄本的底本于明洪武壬午年(1402)已成集,而陈孚诗集在流传过程中,未见散失,所以各本诗集对这五首诗的存录,应是这五首诗作者归属最有力的证明。

其次,《凤凰山》又见于元人蒋易编《元风雅》卷十九^②、明孙原理编《元音》卷一,《金山寺》又见于明张莱编撰《京口三山志》卷四^③,《平江》又见于《元音》卷一,均署于陈孚名下,这些元明人编撰集子对这些诗歌作者的著录,都是这些诗歌作者归属的有力旁证。《诗渊》虽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也有缺憾。集中间或有人名书写错误或作者所属朝代标注错误的现象,如将宋朝苏洞写为苏洞,元朝萨天锡写为宋朝萨天锡等等。当然因疏忽误将诗歌作者张冠李戴之现象也偶尔有之,如《诗渊》第2329页的《摸鱼儿海棠》词,作者署名为“元前人”,而前一首诗歌为“元燕山萨天锡”的《海棠曲》,按《诗渊》署名习惯,则《摸鱼儿海棠》(甚春来,冷烟凄雨)词的作者应为萨都刺。但此词作者实为宋朝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八收录该词,与《诗渊》萨都刺名下此词只有一字异文,故《诗渊》误录。鉴于《诗渊》偶有上述差错,故这五首诗也极有可能是《诗渊》误录所致。

再次,这五首诗均为登临写景之作,诗题均是直陈地点名胜,各篇在诗集中的排列顺序也符合陈孚《观光稿》的编排体例。《观光稿》,顾名思义,是观赏各地风景所作,诗题多为直指地点名胜的诗题;编排则是按作者的出行地点、所见风光为序,而具体到一地的景观时一般要先总写其地,如《夜泊六合塔下》在《越上早行》后,《金陵》后是《凤凰台》和《胭脂井》之类。这五首重出

①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②江苏古籍影印《宛委别藏》本,1988年,第563页。

③《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29册,第151页。

诗中,《黄楼》在该集中位于《徐州》之后,《百步洪》之前,正好与其位于徐州城东北隅,百步洪岸边的地理位置相符合。《京口》一诗在《观光稿》中排序于《常州》之后,《登北固楼》之前,而北固楼是京口(即今江苏丹徒县)的著名景观,若无《京口》一诗,《登北固楼》紧接在《常州》之后,则很容易产生北鼓楼是常州景观的误会。《平江》一诗从诗中提到“姑苏”来看,当指位于江浙行省北面的平江路,即今江苏苏州。此诗在《观光稿》中排在《嘉兴》后,符合平江路位于嘉兴路北的地理位置,而其后的《吴宫子夜歌》和《吴松江长桥》,也都是写平江城的名胜,如果此处缺了《平江》这首诗,那么《吴宫子夜歌》和《吴松江长桥》就成了《嘉兴》路的名胜,显然不对。《凤凰山》诗中有“惟有钱塘江上月”一句,可知诗中的凤凰山在钱塘。据《方輿胜览》卷一《临安府》“山川”条载“凤凰山,在城中,下瞰大江,直望海门”^①;金山寺,在镇江,《至顺镇江志》卷八《丹徒县》载“瓜步江神祠,在金山龙游寺”^②,《京口三山全志》卷一载,金山“宋大中祥符五年改名龙游山”^③,故金山寺应为金山龙游寺之简称。从《观光集》诗歌排序看,《凤凰山》在《越上早行》、《夜泊六和塔下》后,《金山寺》在《京口》、《登北固城楼》后,与各景观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合,也证明了《观光稿》中各篇排序的确是有规律的。

此外,这五首互见诗从诗情和艺术风格上看也更符合陈孚的身份。陈孚是宋遗民,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其初入元时,曾落发为僧以示不食元粟,后又因以布衣上《大一统赋》而得职位,其思想转折的原因我们虽已无法详知,但其心中积蕴的兴亡之痛要深于未曾亲身体验亡国之痛的萨都刺,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这五首诗中或于追怀古迹中渗透的一种世事不再的愁痛,或流露出对不受世事困扰之自然的皈依感都更符合陈孚既为遗民又做过僧人的心境;陈孚诗风有浊重感,与萨都刺的轻快不同,从这五首诗的诗风判断,它们也应该是陈孚的作品。而且重出诗中存在的一些异文,也为判断作者归属提供了一些证据。《平江》(萨诗作“《登姑苏西楼》”)颌联为:“故里空传吴稻蟹,寒祠犹记晋莼鲈”,《诗渊》作“故里空传吴稻蟮,寒祠犹记留莼驴”,此联是写平江的特产,“吴稻蟹”与“晋莼鲈”对仗严整,而《诗渊》中的“留莼驴”显然是误抄所致,因此《陈刚中诗集》所录此诗更可靠。

综上所述,陈孚的《凤凰山》、《平江》、《京口》、《金山寺》和《黄楼》在《诗渊》中录为萨都刺之作应是误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第3页。

②(元)俞希鲁撰,杨积庆等校点:《至顺镇江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③(明)许国诚修,高一福撰:《京口三山全志》,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民国七十二年(1983),第43页。